

笑星趙本山

趙本山
王雲漫
陳孝英
等著



笑星 趙本山

趙本山 王云漫 陳孝英 等著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笑 星 赵 本 山

赵本山 陈孝英 等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96,000 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ISBN 7-5407-0901-X/I·640

定价：3.75 元



好哥儿们，与陈佩斯在一起



老前辈，拜会李默然



为中国的“小品热”火上浇油

——序 言

● 陈孝英 王云缦 果 青

我们现代人往往羡慕古希腊、古罗马人亲手创造了“悲剧”和“喜剧”的雏型，羡慕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亲手培育了“正剧”和“悲喜剧”的萌芽。而现在，一种新的独立的艺术样式正在我们的身边悄悄崛起，等待我

们去确认、完善与论证，这就是“小品”。

小品，本是戏剧院校培训和考核表导演人员的一种教学手段。经过我国艺术家的精心改造，从80年代起，它以原来的“教学小品”为基础，吸收了哑剧、相声、独白戏、二人转的营养，融汇了话剧、戏曲、影视、音乐、舞蹈、杂技、体育表演、时装表演、动画艺术的某些形式和技法，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独立的艺术样式——“表演性、比赛性小品”。

看惯了约定俗成的“大戏”、对艺术样式积攒了够多的审美疲劳的中国当代观众，以少有的热情，伸出双臂，欢迎这位艺术大家族中年纪最轻的“英俊少年”。

忙碌了一天之后，疲惫不堪的政治家和惜时如金的学问家，收拾完最后一副餐具的家庭主妇和匆匆赶完最后一道作业题的中学生，一起来到剧场内或聚到荧光屏前，心甘情愿地接受小品艺术家的指挥，参加欢笑和思考的大合唱，度过一天之中最愉快、最宽松的时刻。

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当代舞台上，小品专场是能够保持稳定观众人数的若干幸运儿之一。

在使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文艺比赛中，小品电视大奖赛独占鳌头，创造了空前的收视率。

在万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上，孙子辈的小品居然奇迹般地击败了爷爷辈的相声，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最酣畅的笑声和数量最多的选票。

人民用掌声、笑声、赞词和选票把小品这样一种原本默默无闻的教学手段托出地平线，推到峰顶，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这是80年代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艺术现象。它向当代中国的艺术家和理论家提出一系列尖锐而又现实的问题：

为什么一方面话剧、戏曲大踏步地走向低谷，甚至连曾经很风光过一阵的电影、相声也正在无可奈何地退热，而与此同时，小品却脱颖而出，击败所有的劲敌，独领风骚？

是因为小品顺应了80年代中国艺术观赏者的大众审美心理，例如求新求异、追求快节奏、寻求娱乐、宣泄怨气？

还是因为小品本身具有种种讨人喜欢的美学特征，例如篇幅的凝炼性、结构的精巧性、动作的丰

富性和虚拟性、点题手法的含蓄性?

小品的出现,能否为中国当代某些艺术样式的滑坡注入一针强心剂,找到一条挽救“危机”的生路?

为了给中国大陆上兴起的小品热推波助澜,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喜剧美学研究会决定编印一系列小品艺术图书。内容包括小品的研究性论著、小品艺术家的传记以及具有较高美学品位或艺术探索价值的小品脚本。这本《笑星赵本山》即是其中一种。相信这一系列图书的陆续问世,将为广大观赏者打开一扇欣赏、探索和研究小品艺术的窗户,从而为方兴未艾的小品热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80年代崛起,90年代丰收。祝愿我国的小品艺术踏着东方天驹疾驰的脚步一往无前,切莫辜负亿万小品痴迷者的厚望。

目 录

为中国的“小品热”

火上浇油(序言)

.....
陈孝英 王云缦

果 青 (1)

我的“交待”

..... 赵本山 (1)

- 笑星赵本山** 泽 芊 赵 琼 (20)
- 圆桌畅说赵本山**
- 对赵本山的看法和希望 谢 添 (57)
- 发展喜剧需要好演员 洪民生 (59)
- 再论赵本山 崔 凯 (61)
- 关于赵本山的谈话 余秋雨 (76)
- 论赵本山的喜剧小品艺术 李 下 (85)
- 赵本山喜剧表演的三项特征
- 及展望 王云缦 (111)
- 看赵本山喜剧所想到的 钟艺兵 (130)
- 丑的大圈
- “赵本山现象”分析
- 王 肯 王红箫 (136)
- 土生土长的喜剧艺术
- 浅谈赵本山的喜剧创作
- 朱汉生 (142)

赵本山与中国“小品热”………	陈孝英 (157)
赵本山现象	
——挑战与选择………	汪天云 (187)
“山药蛋”在舞台上的回归	
——赵树理与赵本山文化现象比较	
………	黄凤珍 (202)
后记 ………………	(211)

我的“交待”

● 赵本山

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厚爱。大家能在百忙中出席“赵本山喜剧研讨会”，我深受感动。我本山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从农村出来，土生土长的，演了几个土里土气的戏，赢得了一些老百姓的喜爱，当然，也在艺术

界引起了一些争论。今天，各位学者、专家聚到一起，研究我的表演。我想，这个研究会也可能通过我这个具体的演员，引出更多的题目和内容。但是，毕竟是从我入手，从我开刀，所以，我多少有点紧张。在这种场合，我还从来没正式发过言。可是，今天，我是大伙研究的对象，不会说也得说。从哪儿说起呢？还是先说说我对自己的认识吧，也算我在这个会上的一个“坦白交待”。

这些年，只是听别人说我好，说我孬，我自己还真没有认真琢磨过自己是怎么回事。冷不丁地要总结一下自己，还真整不出个一二三四来。所以，只能凭着感觉，谈点零零碎碎的体会和想法，以便把各位的成熟的、高明的看法给逗弄出来，用句文词，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在这里，我还要多说一句，这次开这个研讨会，我绝不是想请大家来夸我一顿，如果那样，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大伙都知道，人都不禁夸，夸多了就更蒙门儿，容易走到邪道上去。我最想听的是我的弱点和不足，以后我该怎么办。实际上，这几年，我听到的不只是观众的掌声，也有挺多骂声，譬如：有人说，我是“用低层次、庸俗化的东西

西，迎合了观众的低级趣味”；是“趁着文化市场的混乱钻进城市占领了舞台”（我简直比资产阶级还坏）；还说“赵本山现象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大倒退的现象”等等……我是不是有这么大的罪，能把中国的文化拉向倒退？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赶紧自杀，免得耽误我们国家实现共产主义。当然这是开玩笑。不过，我确实知道自己的起点很低，艺术修养不够。一方面我自己需要提高，另一方面更需要理论家和老前辈的指点和帮助。因此，在这里，我是愿意交待的，用小炉匠的话说，是“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现在就是一瓶酿出的酒，各位就是评酒员。下面我就分四个方面交待一下我的出身、我的人格、我的追求和我的打算。其中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都很简单。就是第三点“我对喜剧艺术的追求”可能说不明白，说不明白我就瞎说吧！

一、我的出身

本人赵本山，男性，民族汉，文化程度——上过八年学，籍贯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县莲花乡莲花村石

嘴沟。大跃进那年出生。具体生在哪一天，直到现在我也没打听出来。也不是我爹保密，是那时候太忙，没记。本人三岁挨饿，五岁丧母，八岁那年我爹上北大荒，我就成了流浪儿。从小靠吃百家饭长大。在学校宣传队跳过忠字舞，唱过语录歌；在公社宣传队说过三句半，唱过二人转，说过相声、大鼓。1970年到西牛县曲艺团当临时工。一直到1982年辽宁省举办农村小戏调演，李忠堂、崔凯创作了一个拉场戏《摔三弦》，让我去试演戏里的盲人张志。我记得那是收苹果的时候，在辽宁的盖县，我第一次参加省里的调演。我24岁，扮演了一个50多岁的盲人。调演结束后，我被调到铁岭县剧团当演员，后来搞承包，我又当了三年团长，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在现实生活中当过的最大的官。1986年调到铁岭市民间艺术团，现为辽宁省铁岭市民间艺术团三级演员。我所演出过的剧目和主演过的电视电影有：《摔三弦》（获1982年辽宁省农村小戏调演“优秀演出奖”，全国电视戏曲片“鹰像”三等奖）、电视戏曲片《双送鸭》（获全国电视戏曲片二等奖）、电视戏曲片《双叩门》（获金三角奖）；电视剧《过了这

个村》(获“飞天”二等奖)、电视戏曲片《摘幌》(获“飞天”三等奖)。还有电视戏曲片《摔葫芦》，在电视剧《雪野》中扮演了一个配角“老乐子”，在电视剧《烹饪冠军》中扮演男主角“敬全”，在电影《现世活宝》中主演“笨山”，在电影《来的都是客》中扮演“八把手”。另外，我主演的拉场戏《 $1+1=?$ 》获东北首届民间艺术节“最高探索奖”、“优秀表演奖”，我演的拉场戏还获国际青年节戏剧节银奖，滑稽荒诞戏《大观灯》中，我扮演戏中的盲人“白莲灯”，在沈阳演300多场，惹得盲人造反，差点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除此之外，我还演出过小品《如此竞争》、《老有少心》(也就是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相亲》)、《自找有趣》、《麻将·豆腐》、《演员的烦恼》、《驱邪》、《老二串门》、《来一刀》……等。我共录制了节目卡带16版，发行近300万盒；还有喜剧集锦像带上、下集。

以上就是我的自然情况，基本上交待得很坦白。

二、我的人格

按理说一个人的人格如何，自己说出来总显得没劲。可是，我觉得作为一名喜剧演员，我们国家的传统叫法叫“丑角”，在舞台上一辈子也演不出几个堂堂正正的人物来，一般扮演的都是那些滑稽可笑的人物。我听说过一句话：“喜剧所摹仿的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亚里斯多德），那么，我们喜剧演员是不是都比一般人较差，应当让人瞧不起，让人嘲笑呢？我们扮演的角色和我们自身的人格都是同一个价钱吗？大多数人确实不了解我们这些喜剧演员的真面目，对我们缺少理解，常常把我们所扮演的人物和我们自身混为一谈，比如把王景愚老师叫“吃鸡那小子”；把陈佩斯叫“吃面条那小子”；就是我那“天下第一瞎”也不是一句什么美词。我说这个理儿对不对也不知道，反正，我感到不仅仅是一般观众，就是我们文艺界瞧不起我们喜剧演员的确实也大有人在。不管人家上台演出的效果如何，啥时都挺着胸脯认为自己是艺术的正宗，好像压根